

本土文本

翟溢



□海夫

爬行老人

(小说)



江海新韵

如果有一条路

(组诗)

□冯新民

在一条没有路的路上走着
被玻璃划过的风
吹过石子

有黄昏醒着
醒着一丝一缕的感觉
被阳光抚摸

感觉中的流水

没有声响

森林展开在手掌之上
为一片陌生的土地
一棵树一片树
正在校对雨水的纹路

那时候
不管是昨天的风
还是今天的风
都在一块石头一条溪流上
吹着

今天,写给一个人
没有朝代没有语言
只有一本书
把文字散落在水上

一棵草一棵树
都在一条河的岸上

阳光和月光在水下的影子
被鱼阻击
鱼鳞上的波浪
为一把斧子寻找另一个影子

那个人是一本书
打开的空白散落在天空
一行字
没有朝代没有语言

我只听见
一个人在阳光和月光下的
自言自语

亭子间
樱花和荷花
在一个空间里
次第开放
留下暗香盈袖

亭子的位置
在一首宋词之间
填写平仄
山水簇拥了前唐后元
让舟上的篱子
划动了晚风残月

夜鸟是一只不速之客
乘风而来
飞过亭子的那一刻
看见了酝酿中的
风花雪月

弹开的水袖
一步一步没于阶梯
门外的灯笼
正在走进易安的梦
没有樱花
只有荷花

我喜欢草原
我喜欢草原上的一棵草
我喜欢一棵草的草原

你想看见的天空
在草上
我喜欢我没有走过的
地方一匹马负载了旧时的燕子
也在草上

那是一片草原
无风无语

如果在一棵草上走过
你看见的地方
草原还没有发芽

我在天地外看你(题)
天地是一道屏障
非花非草

手掌上
你开垦的江南江北
正在桃花源记

种风种雨的人
远离了三千年的笔墨
为一棵树
走了东篱

看不见的你
非花非草
不说那是天地的屏障

养鸟记

(散文)

□程然

那只在笼中跳来跳去的鸟儿,你给它喂干净的水,吃很贵的食物,外加面包虫,每天给它刷底板上的粪便,时常给它洗个澡,但是你只要把笼门一开,它就会箭一般飞出去,再也不回。我看到挂在阳台上的那只画眉,经常这样想。

我算是一个资深养鸟者,所谓资深,一是养鸟的时间长,二是养的鸟品种多。小时候学会了一种捉鸟的方法,用四块砖头搭一个长方形的空间,上盖一块砖头,用东西撑起来,这个撑特别有讲究,一根短木棍,两段芦柴片,把芦柴片的两头叠在一起,然后用木棍一头压住芦柴片,一头撑起砖头,五块砖状若一个张着嘴的怪兽,里面撒些米,鸟儿下去啄米时,触动了芦柴片,上面的砖头压下,鸟儿便被合在砖中。草从里,树荫下,常有我们搭的这种机关,往往上午搭下午取,今天搭明天取,总不落空。麻雀、黄豆、蜡嘴就这样成了我们掌中之物,然后用绳子系起,牵着飞,尽兴了,放了。这算不上真正的养鸟,真正养鸟是从一九九五年开始,那年夏天我从南京夫

子庙买回一只画眉。从那以后养过各种各样的鸟。我把鸟儿分成三类,一类是观赏鸟儿,以毛色见长,如虎皮鹦鹉,开始觉得五彩斑斓,煞是好看,但是它只会发出“唧唧唧”单调的叫声,像个碎嘴婆子,天天听,就心生厌烦,不想再养。一类是学舌鸟,如八哥、鹩哥,毛乌黑,油亮,直接从手上啄食,天生和人亲近,把它当贵客,说了千万声的“你好”,终于有一天听它用沙哑的声音说“你好”,恨不得喜极而泣。有一天听到人家阳台上的鹩哥在背唐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羡慕不已,我养的鹩哥从来没有发过两个字以上的叫声。一类是鸣叫鸟,中国的鸣叫鸟有四大类,我都养过。

绣眼,体型短小,眼睛周围有一圈白色绒毛,让人想起戴眼镜的小孩,叫声“啾啾”,虽然婉转,不够大气。点颏,因为下颏有斑点而得名,分蓝点颏、红点颏两种,叫起来尾巴一翘一翘的,旁若无人,不知为什么一到冬天就死。百灵,样子像麻雀,叫声很响亮,而且“口子”(叫法)多,有十三种,鸡、鸭、猫、狗等,叫什么像什么,尤其是站在“山”(鸟笼的性

子)鸟笼上要罩笼衣,这是养画眉与其他鸟的最大区别,画眉鸟特别是新鸟非常怕人,若无笼衣四面罩住,就在笼中乱窜。而要让画眉鸟“伏笼”,关键的就是遛鸟。判断一个人对画眉感情的深与浅,只有一个标准,即遛鸟的功夫,除了极为特殊的天气,不分寒暑,无论节假日,都去遛鸟者,必是真正养画眉的人。有的人说,为了画眉从来不出去旅游,还有人说,服侍画眉的功夫超过服侍他爸。如果看到一片树林里挂满了鸟笼,那就是鸟友遛鸟的地方,新鸟挂在低枝上,开一面笼衣,远离老鸟,否则会被老鸟“压口”而不敢发声。如此,一年,两年,三年,有一天,笼衣大开,一只站在杠棒上婉转大叫的画眉养成了,那是让所有养画眉的人无不心驰神往的一刻。但是且慢,画眉鸟野性难驯,即使养熟了,还可能“返生”,再一次在笼中乱跳、撞头,像一只新鸟,让你前功尽弃。我一度非常迷恋“返生”两个字,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小说题目。

我养了这么多年的画眉,有一只叫得好的,死了,还有一只叫得好的,逃了,手头又有一只新鸟,慢慢“盘”吧。